

格致文库

老莲小笺

布谷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莲小笺 / 布谷著. — 太原 :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5.10

ISBN 978-7-5378-4553-3

I. ①老… II. ①布… III. ①陈洪绶(1598~1652)——生平事迹
IV. ①K82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19201号

书 名 老莲小笺
著 者 布 谷
责任编辑 关志英
装帧设计 张永文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太原发行部)
010-57427866(北京发行中心)
0351-5628688(总编室)
传 真 0351-5628680 010-57571328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ecs@163.com
经 销 商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1092 1/32
字 数 112千字
印 张 6.5
版 次 2015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10月山西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4553-3
定 价 22.00元

目录

001	陈洪绶与周亮工
010	陈洪绶与张岱
019	老莲书事
027	陈洪绶的情感生活
039	老莲之死
049	陈洪绶的《博古叶子》
055	陈洪绶与西竺庵
059	关于陈洪绶的《宝伦堂集》
070	崇祯十六年：陈洪绶风尘逆旅
087	陈洪绶在青藤书屋

096	陈洪绶在薄坞的避乱生活
108	陈洪绶与西施
112	陈洪绶与牵牛花
115	鲁迅与陈洪绶
127	周作人与陈洪绶
135	张大千与陈洪绶
145	郑振铎与陈洪绶
154	少时弄笔出章侯 ——谢稚柳与陈洪绶
165	黄裳文字中的陈洪绶

175	《朴园日记》中的陈洪绶
177	高居翰论陈洪绶
188	邮票上的陈洪绶

陈洪绶与周亮工

陈洪绶（字章侯，号老莲）与周亮工相遇应该是在明朝天启四年，即公元1624年，是在这一年的晚秋时节。南方的树木在这个季节，会特别好看，该红的红了，不红的还依然绿着。王璜生所编的“陈洪绶年表”中这样写着：“九月二十五日，赏红叶于诸暨苕萝山，得《红树》诗十首。此顷，周亮工以父官诸暨，省亲，与陈洪绶数游五泄山，成笔墨交。”

这一年周亮工十三岁。

周亮工从出生地南京随父亲来到浙江诸暨，是在上一年的天启三年，即公元1623年。周亮工《赖古堂集》附录之“年谱”载：“癸亥十二岁，随封公赴浙江诸暨主簿任。甲子十三岁在诸暨时随封公游于五泄，便知爱恋山水。信笔成诗，多佳句，同游见者咸惊讶之。”可见，周亮工敏而早慧。

封公即周亮工父亲，名文炜。主簿一职为县衙掌管官府文书账簿的小官僚，属于较为低级的事务官。文炜主簿也是一位

刚直之人，常施德于民，而抗令。小小主簿，常与县令对着干，自然混不下去，不日便拂袖离去。《赖古堂集》附录之“年谱”有载：“乙丑，十四岁。封公为县主簿，多所平反。邑人见公喜曰：‘高于门者，其在是矣。’封公以公事恒与令左，久之，左迁王府官，遂拂衣还白下。”

周亮工客居诸暨时间不长，却是有缘结交诸暨陈洪绶，并多次与陈洪绶结伴同游五泄。他们二人后来的诗文中对此均有记述。周亮工在《读画录》之“陈章侯”条下载：“家大人官暨阳时，得交章侯，数同游五泄，余时方十三龄，即得以笔墨定交。”

《赖古堂集》卷三有《赠陈章侯》诗一首，题解一行：“甲子岁，予侍家大人在暨阳，即索友章侯。”全诗是这样写的：“浣纱溪上过，颇忆尔能文。热客纷相逐，闲鸥冷自群。伊人依白露，妙画攫红裙。清酒三升后，闻予所未闻。”

白寿彝的《中国通史》中对此也有记述：“四年（1624），陈洪绶病体稍愈，就扫兴南归，养病诸暨。在家乡他结识县主簿周文炜之子周亮工，两人同游五泄山，观瀑布，谈诗文，趣味相投，许为笔墨之友。”

这一年，陈洪绶二十七岁，大周亮工十余岁，也可以算得上是忘年之交。说起来，两人也是有缘。上一年，也就是天启

三年（1623），陈洪绶曾北上赴京赶考，或许是天时不济，或许是官场昏暗，陈洪绶不但考场失利，而且因内心郁闷，还染上了疾病，无奈，只好南下回到诸暨老家。如果陈洪绶当年考场高中，他与周亮工便有可能失之交臂，也就没有了这段传唱至今的文坛史话了。

陈洪绶与周亮工再次相聚，是在十七年以后的1641年，即是明朝崇祯十四年，陈洪绶时年四十四岁，而周亮工则刚满三十岁，地点是在北京。陈洪绶于上一年的秋天再次从诸暨进京，作画为生，一度被召入宫中作画，为宫中画师，名“舍人”。王璜生所编的“陈洪绶年表”中对此是这样写的：老莲“被命供奉不拜，后召入为舍人，因得纵观内府画，艺事益进，与顺天府崔子忠齐名，时称‘南陈北崔’。”

这一年，周亮工三十岁，在京“谒选”，意思是，官吏赴吏部应选，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去中组部听候任命，只不过当时是中央集权制，小小县令也需要吏部任命。周亮工被任命的结果是“入得山东莱芜州潍县令”。在京“谒选”期间，周亮工的心情是欣喜的，于是便与京城的一班文人墨客结社吟咏，眼界清高，指点天下江山。周终究还是记得自己是一个文人，膝下应有黄金的。在若干年的明清易代后，周似乎忘记了根本，做了清朝重臣，此是别话，再表。

陈、周阔别十七年后在京相遇，其欣喜不言而喻。时，周亮工的作诗水平已有大进，令陈洪绶刮目相看。此情此状，太遥远了，不过有两条，可以佐证。

一条是黄涌泉的《陈洪绶年谱》，是这样描述的：“是年，周亮工谒选来京都，先生雅好亮工诗，遂成莫逆交。”

一条是周亮工对此的自述，写在其专著《读画录》中：“辛巳余谒选，再见与都门，同金道隐、伍铁山诸君子结诗社，章侯谬好余诗，遂成莫逆交。”

周亮工离京赴潍前，陈洪绶作《归去图》相赠。周亮工在《读画记》中载：“余方赴潍，章侯遽作《归去图》相赠，可识其旷怀矣。”

陈、周再次相遇又在过了十年以后。是顺治七年，即1650年。时陈洪绶五十三岁，周亮工三十九岁。岁月沧桑，已是换了天地。周亮工已于易代后的顺治二年（1645）降清。《赖古堂集》附录之“年谱”有载：“乙酉三十四岁，王师下江南，遂以御史招抚两淮，授两淮盐运使，以原御史衔改盐法道之设。”王璜生所编的“陈洪绶年表”也有载：“清顺治二年，乙酉（1645），四十八岁。……是年周亮工降清。”

这一年，周亮工任福建按察使。五月，周北上述职过杭州，与陈洪绶相遇，时陈洪绶寄居杭州。周亮工索画于陈洪

绶，先“勿与”，屡请，次月陈洪绶则为周亮工作《归去来图卷》。

王璜生所编的“陈洪绶年表”对此有详述：“清顺治七年，庚寅（1650），五十三岁。五月，周亮工北上过杭州求画，勿与。六月，在林仲清家，请萧数青整理笔墨，为周亮工作《归去来图卷》于杭州定香桥畔。画分十一段。为‘采菊’‘寄力’‘种秫’‘归去’‘无酒’‘解绶’‘贯酒’‘赞扇’‘却馈’‘行乞’‘灌酒’。题款云：‘庚寅夏仲，周栻老见索。夏季林仲青所萧数青理笔墨于定香桥下。’”

陈洪绶恐怕也是寓画于意。白寿彝的《中国通史》中有这样的叙述：“故交周亮工降清，路过杭州向他索画，洪绶不应；后经屡请，才作《归去来图》，用心良苦地劝周亮工不要为清廷服务。图中《解绶》一幅，绘陶渊明傲然官禄，两眼充满着愤懑的神色，形象高大；而接印的书生，个子矮小，弯背荷腰，一副拘谨贪禄的猥琐模样。”

对此，周亮工在《赖古堂集》卷二十二之“题陈章侯画，寄林铁崖”中也有所及：“章侯与予交二十年。十五年前只在都门为余作《归去图》一幅，再索之，舌敝颖秃，弗应也。庚寅北上，与此君晤于湖上，其坚不落笔如昔。”周亮工应该明了老莲当时的心态的。

第二年，顺治八年，即公元1651年。周亮工南下入闽，过杭州，再晤陈洪绶，还是在上年的定香桥畔。这次，陈洪绶满足了周亮工索画的要求，欣然落笔，并一气连续画了十多天，共作画四十余幅，算得上是中国画坛上的一桩隆重的画事。周亮工还记下了陈洪绶当时作画时的情状，传神得很。还是《赖古堂集》卷二十二之“题陈章侯画，寄林铁崖”：“明年余复入闽，再晤于定香桥。君欣然曰，此予为子作画时矣。急命绢素，或拈黄叶菜，佐绍兴深黑酿，或令萧数青倚槛歌，然不数声辄令止。或以一手爬头垢，或以双指搔脚爪，或瞪目不语，或手持不律、口戏顽童，率无半刻定静。自定香桥移余寓，自余寓移湖干，移道观，移舫，移昭庆。迨祖余津亭，独携笔墨，凡十又一日，计为余作大小横直幅四十有二……”

王璜生所编的“陈洪绶年表”也有记述：“是年，周亮工入闽，途经杭州，再晤陈洪绶于定香桥畔，陈洪绶为之作《高士雅筵图卷》等大小横直四十二件。”

从中似乎可以看出，这次陈洪绶为周亮工作画，其心情还是很不错的：“君欣然曰，此予为子作画时矣。”在周亮工滞杭期间，陈洪绶除了欣然作画，二人互有诗歌唱还，陈洪绶的诗题是《喜周元亮至湖上》，光看诗题，也是很能反映出陈洪绶当时心态的。全诗分二阙，其一：“独脱烽烟地，同寻菡萏

居。半年两握手，十载几封书。人壮吾新老，兵销会不疏。此来难久住，一笑一唏嘘。”其二：“索画苍夫在，生俏仲丽人。云中车马日，桃叶大堤春。笔墨神霄谱，装潢鸾雀新。开看湖上月，萧鼓杂嘉宾。”还是能从中读出一些寂寥沧桑的心情的。

周亮工和诗一首，收《赖古堂集》卷三，题为：《章侯闻予将返湖上，预成一诗，次韵答之》：全诗为：“地入蛮乡去，谁留湖上居。相期强善饭，悔不早焚书。送别潮声阔，怀人雁影疏。赠予山怪甚，帝见亦医虚。”

接连两次杭州相会，前后也不过半年左右，而陈洪绶对于周亮工的索画要求，完全持两种态度，周亮工不免也是心存迟疑。

其实陈洪绶如此欣然态度，恐怕也是感觉到了自己心力难济，且世事无常，来日无多了吧。与故交周亮工这次做别，何日得以再见，茫然得很了。别后，陈洪绶还写诗一首《寄周陶庵》，有这样的诗句：“别后病三日，始成出处图。松栖处士迹，骑拥武侯躯。酷学高人笔，深摹伟丈夫。吾思易地语，子忍负之乎？”也有一种无奈之思。

第二年，即顺治九年（1652），陈洪绶逝世，享年五十五岁。陈洪绶的死因及去世的具体日子，至今仍是个谜。在老莲的年谱年表及简历中，只着一个“卒”字了结。研究者一般认

为属非正常死亡。

顺治八年（1651），周亮工与陈洪绶杭州一别，竟是死别。不过，陈、周二位至交的最后一见，却是给后人留下了传世至宝，周亮工对陈洪绶传下的画作，更是视为珍宝，且秘不示人。还是《赖古堂集》卷二十二之“题陈章侯画，寄林铁崖”有载：“岂意予入闽后，君遂作古人哉！予感君之意，既所得夥，未敢以一幅贻人。”毕竟至交，惺惺相惜，周亮工是懂得陈洪绶的传世价值的。

后来，周亮工在其多部著作中，多次论及陈洪绶，如：《读画录》《书影》《赖古堂集》等。可见陈洪绶在周亮工心目中一直难忘。周亮工在《读画录》专列“陈章侯”一章，为陈洪绶立传，传神得很，是传世经典，其中写道：“章侯性诞僻，好游于酒，人所致金钱随手尽。尤喜为贫不得志人作画，周其乏，凡贫士藉其生者数十百家。若豪贵有势力者索之，虽千金不为搦笔也。一齷齪显者诱之入舟云，将鉴定宋元人笔墨。舟既发，乃出绢素强之画。章侯科头裸体，谩骂不绝，显者不听，遂自沉于水。显者拂然，乃自先去，洩他人代求之，终一笔不施也。以此多为人诟厉。年五十六，卒于山阴。”

周亮工客居诸暨时日不多，数载而已，且是年少时光。但诸暨一地，也是留在了周亮工的心底，无法挥去，在后来不少

文字中，时见关于诸暨的记述，读来颇有趣味。《书影》卷一即有这样一则关于诸暨的文字：“仙游唐梅臣为诸暨令，既去，书‘浣纱’二字，付陈太学归，勒之石上，好事者谬传，以为右军笔迹。王季重争之为褚河南，又争之为唐宋高手所贗。”但又云“予侍家大人在暨时，邑中人言：实陈章侯书，予见梅臣书甚多，皆软媚无少骨气，二字断非梅臣手笔。然每晤章侯，忘问之”。

周亮工写道诸暨，似乎总是忘不掉陈洪绶的。

陈洪绶与张岱

一

明天启四年，即公元1624年的晚秋或初冬，陈洪绶（老莲）与张岱同在杭州“岫嶙山房”读书，结下同窗之谊。时年张岱二十八岁，陈洪绶二十七岁。

岫嶙山房位于杭州灵隐韬光山下，为杭州李芑（号岫嶙）所建，依山临溪，古木蔽天，曲径通幽，是读书著述的绝佳处。

后来，陈洪绶与张岱对岫嶙山房均有追忆文字。

陈洪绶专有《坐岫嶙山房》一诗，收《宝伦堂集》卷五。写的是当年在山房读书的情状，诗意盎然。全诗如下：“山里坐深秋，寻居最得幽，老枫团曲径，修竹隐高楼。有句有人和，无时无妙语，六桥诸画舫，数日出夷犹。”

张岱则更是在《陶庵梦忆》和《西湖梦寻》两部笔记中分别专列“岫嶙山房”条，记述甚为详尽。《西湖梦寻》之“岫

嶙山房”中是这样写的：“天启甲子，余与赵介臣、陈章侯、颜叙伯、卓珂月、余弟平子读书其中。”

《陶庵梦忆》对“嶙山房”作了描述，寥寥数言，简洁且形象十足，不愧为“绝代的散文家”（黄裳语），是这样写的：“嶙山房，逼山、逼溪、逼韬光路，故无径不梁，无屋不阁。门外苍松傲睨，蓊以杂木，冷绿万顷，人面俱失。……天启甲子，余键户其中者七阅月，耳饱溪声，目饱清樾。”使今天的读者，看到了当年山房的风致。

黄涌泉《陈洪绶年谱》对此也有记载：“明天启四年，甲子（1624）先生二十七岁。秋冬间，先生至杭州，与赵介臣、颜叙伯、卓珂月及张岱兄弟读书于杭州灵隐韬光山下之嶙山房。”

二

陈洪绶还在杭州一个叫“烟霞石屋”的地方读书，虽没与张岱同窗共学，但张岱对此还是有所交代。张岱在《西湖梦寻》中有“烟霞石屋”一章并记：“由太子湾南折而上，为石屋岭，过岭为大仁禅寺，寺左为烟霞石屋，屋高厂虚明，行迤二丈六尺，状如轩榭，可布几筵。……王予安、陈章侯洪绶尝读书其中，余往访之。”